

孟子

● 上海古籍出版社



朱熹注

孟子集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孟 子

朱 熹 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長壽書屋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古籍印刷廠印刷

開本354×1156 1/32 印張4

1987年3月第1版 1987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數：1—26,000

統一書號：2186·13 定價：1.00元

出版說明

《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周易》、《書經》、《詩經》、《禮記》、《春秋》，通稱「四書五經」，是我國古代儒家的經典著作，也是研究中國古代哲學、歷史、文學和社會制度的基本典籍，堪稱中國文化學術的寶藏。一九三六年，世界書局據清代武英殿本，將「四書五經」合併影印出版，底本經過優選，版式清晰大方，且加斷句，頗受讀者歡迎。我社為適應學術界需要，即據世界書局本按原大影印，除將篇幅較短的《大學》、《中庸》與《論語》合刊外，其他六種皆分冊發行，以便讀者選讀。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五月

孟子序說

史記列傳曰孟軻

趙氏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騶人也騶亦作鄒本鄒國也受業子思之門人

孔子之孫名伋索隱云王劭受業於子思未知是否又曰春秋無義戰又曰春秋天子之事故知

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曰春秋無義戰又曰春秋天子之事故知

氏謂孟子莫如孟子尹氏曰以此知孟子者哉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

言則見以為迂遠而闊於事情按史記梁惠王之三十五年九百孟子始至梁其後二十

史謂孟子先事齊宣王後乃見梁惠王齊宣王之十年獨孟子以伐燕為宣王時事與史

荀子等書皆不合而通鑑以伐燕之歲為宣王十九年則是孟子先游梁而後至齊見宣

王矣然考異亦無他當是之時秦用商鞅楚魏用吳起齊用孫子田忌天下方務於合從

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

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趙氏曰凡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韓子曰

言焉可愚按二說不同史記近是

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

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

程子曰此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鑒空撰得出又曰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

程子曰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亦道不到其論荀揚則非也荀

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楊子雖少過然亦不識性更說甚道

道大而不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

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末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

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

之道者。管子也。觀其啓手足時之言。可以見矣。所傳者子思孟子皆其學也。○又曰。楊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當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

或問於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否。程子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愚按至字。恐當作聖字。○程子又曰。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一箇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又曰。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又曰。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又曰。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又曰。孟子有些英氣。纔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如顏子便渾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豪髮間。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或曰。英氣見於甚處。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見。且如冰與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溫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

楊氏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不足爲者矣。大學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歐陽永叔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謂誤矣。性上不可添極。堯舜所以爲萬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目次

孟子序說	一
卷一	
梁惠王章句上	一
卷二	
梁惠王章句下	九
卷三	
公孫丑章句上	一八
卷四	
公孫丑章句下	二七
卷五	
滕文公章句上	三四
卷六	
滕文公章句下	四三

卷七	
離婁章句上	五一
卷八	
離婁章句下	六〇
卷九	
萬章章句上	六八
卷十	
萬章章句下	七六
卷十一	
告子章句上	八四
卷十二	
告子章句下	九三

目次

卷十三

盡心章句上

.....

一〇一

卷十四

盡心章句下

.....

一一〇

孟子集注卷一

梁惠王章句上凡七

孟子見梁惠王

梁惠王魏侯也。都大梁。僭稱王。謚曰惠。史記惠王三十五年。車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軻至梁。

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

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叟。長老之稱。王所謂利。蓋富國彊兵之類。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仁者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此二句。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

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

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餒。乘去聲。

反。○此言求利之害。以明上文。何必曰利之意也。征。取也。上取乎下。下取乎上。故曰交征。

國危。謂將有弑奪之禍。乘。車數也。萬乘之國者。天子畿內地方千里。出車萬乘。千乘之家。諸侯采地方百里。出車千乘。百乘之家。諸侯采地方五十里。出車百乘。五十乘之家。諸侯采地方四十里。出車五十乘。三十乘之家。諸侯采地方二十里。出車三十乘。十乘之家。諸侯采地方十里。出車十乘。五乘之家。諸侯采地方五里。出車五乘。二乘之家。諸侯采地方二里。出車二乘。一乘之家。諸侯采地方一里。出車一乘。此言求利之害。以明上文。何必曰利之意也。

為先。則不弑其君而盡奪。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此言仁義未嘗

急其君。故人君之行仁義。遺棄也。後。不也。言仁者必愛其親。義者必利其君。故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此言仁義未嘗

矣。何必曰利。重言之。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此章言仁義根於人心。而固無天理之公也。

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繆。循天理則不求利而心自固。無天理則利之深意。

書而歎也。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而心則多怨。自天

仁義。故孟子言仁義。而利之弊。向也。夫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而心則多怨。自天

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樂音洛。篇內同。○孟子見梁

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此一章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

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鹿鹿攸伏。鹿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文

梁惠王章句上

一

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亟音棘。鹿音憂。鶴詩作鷖。戶反。於音烏。此引詩而釋之。以明也。營諫爲也。攻治也。不日也。亟速也。言王文王所成以勿亟也。子來如子。趨父事也。靈臺靈沼臺下有園。園中有終日也。鹿北鹿也。伏安其所以不驚動也。濯濯肥澤貌。鶴鵠潔白。貌於數美辭。物滿也。孟子言文王雖用民力而民反歡樂之。既加以美名。而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害音曷。喪去聲。女音汝。者雖有此不樂之意也。湯誓商書篇名。時是也。日指夏桀。害何也。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民怨其虐。故因其自言而目之曰。此日何時亡乎。若亡則我寧獨樂而不恤其民。則民怨之而不能保其樂也。○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寡人諸侯自稱言寡德之人也。河內河東皆魏之不能移者。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知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以譬鄰國不恤其民。惠王能行小惠。然皆不能行王道以養其民。也不可以此而笑彼也。楊氏曰。移民移粟。荒政之所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勝音升。數音促。罟音古。夏耘秋收之時。凡有興作。不違此時。至冬乃役之也。不可勝食。言多也。數密也。罟網也。洿。下之地。不所聚也。古者網罟必用四寸之目。魚不滿尺。市不得鬻。人不得食。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有厲禁。草木零落。然後斧斤入焉。此皆爲治之初。法制未備。且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撙節愛養之事也。然飲食宮室。所以養生。祭祀棺槨。所以送死。皆民所急而不可無者。今皆有以資之。則人無所恨矣。王道以得民心爲本。故以此爲王道之始。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

擬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衣去聲。畜敕六反。數去聲。王去聲。凡有天下者人稱之曰王。則平聲。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田中不得有木。惡妨五穀。故於牆下植桑以供蠶事。五十始受非肉不飽。未七十者不得食也。百畝之田亦一大所受。至此則經界正。井地均。無不受田之家矣。庠序皆學名也。丁寧反。覆之意。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長為悌。無受田老人頭半白黑者也。員在背。戴任在首。大夫意。養事父母。則孝。善事兄長。則悌。又近於禽獸。故既富而教。以孝悌則人知愛親敬長而代其勞。不治之民。戴於道路矣。衣帛食肉。但言七十舉重以見輕也。此言盡法制品節之詳。極財成輔相之道也。少壯之人。難不得衣食。肉然亦不至於飢寒也。此言盡法制品節之詳。極財成輔相之道也。少壯之人。難成也。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殍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餓死人也。發倉廩以賑貸也。歲謂歲之豐凶也。惠王不能制民之產。又使狗彘得以食人之食。則與先王制度品節之意異矣。至於民飢而死。猶不知發則其所移。特民間之粟而已。乃以民不加多。歸罪於歲。豈是知刃之殺人。而不知操刀者之殺人也。孟子之論王道。不過如此。可謂實矣。又曰。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猶知尊周而已。程子曰。孟子之論王道。不過如此。可謂實矣。又曰。孔子之時。有國而生民之塗炭已極。當是時。諸侯能行王道。則可以至孟子時。三國爭雄。天下不復知也。蓋王者天下之義主也。聖賢亦。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承上章言願。孟子對曰。殺人以挺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挺徒頂。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問而王答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厚斂於民。以養禽獸。而驅獸以食人。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惡之去聲。惡在之惡平聲。○君者民。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謂之芻粟略似人形而已。中古易之以俑則有面目機發而大似人。

矣。故孔子惡其不仁而言其必無後也。孟子言此作俑者，但用象人以葬，孔子猶惡之，況實使民飢而死乎？○李氏曰：為人君者，固未嘗有率獸食人之心。然殉一己之欲而不恤其民，則其流必至於此。故以為民父母者，告之曰：夫父母之於子，○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長上聲，喪去聲。比必二反。洒與洗同。○魏本晉大夫魏國惠王三十年，齊擊魏，破其軍，虜大子申。十七年，秦取魏少梁，後魏又數獻。孟子對曰：地於秦，又與楚將昭陽戰，敗亡其七邑。比猶爲也。言欲爲死者雪其恥也。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政則天下之民歸之矣。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省所梗反。斂易皆去聲。撻奴豆反。長上聲。○省刑罰，薄稅斂，此二者仁政之大目也。日以修禮義，是以尊君。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親上而樂於效死也。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君行仁政，則民得盡力於農畝，而又有暇養去聲。○彼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夫音扶。○陷陷於阱，溺溺於水，暴虐尊君親上之民，往正其罪，彼民方怨，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仁者無敵，蓋古語也。百里迂闊，故勉使勿疑也。○孔氏曰：惠王之志在於報怨，孟子之意欲正也。以彼暴虐其民，而率吾之論，故勉使勿疑也。所謂惟天吏則可以伐之，蓋孟子之本意。○孟子見梁襄王，襄王惠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一。語去七沒反。惡平聲。○語告也。不似人君，不見所畏，言其無威儀也。卒然，急遽之貌。蓋容貌辭氣乃德之符，其外如此，則其中之所存者可知。王問列國分爭天下當何所定，孟子對以必合於一。孰能一之？王問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也。孰能與之？王復問也。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夫音扶。沛音勃。由當作猶。古字借用。後多

放此。○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油然雲威鏡沛然雨威貌。淳然興起貌。禦禁止也。人牧謂
牧民之君也。領頸也。蓋好生惡死。人心所同。故人君不嗜殺人。則天下悅而歸之。○蘇氏
曰孟子之言。非苟爲大而已。然不深原其意。而詳究其實。未有不以爲迂者矣。子觀孟子
以來自漢高祖及光武。而唐太宗及我太祖皇帝。能合之而好殺不。○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
其餘殺人愈多。而天下愈亂。秦晉及隋力能合之。而好殺不。○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
已。故或合而復分。或遂以亡國。孟子之言豈偶然而已哉。○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
事。可得聞乎。齊宣王曰。桓公晉文公皆霸諸侯。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
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
無已。必欲言之而不止。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孟子曰。若寡人
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龔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
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觶觶。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
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胡龔齊臣也。釁鐘新鑄鐘成。而殺牲
取血以塗其釁。鄰也。觶觶。恐懼貌。孟子述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爲愛也。
臣固知王之不忍也。○孟子曰。海內之觶觶。而不忍殺。即所謂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擴而充之。則
也。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觶觶。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
羊易之也。○孟子曰。羊易牛。其迹似實。實有也。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也。以小易大。
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
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孟子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
反求而得其本心。王不能然。故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
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孟子曰。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
之巧者。蓋殺牛既所不忍。釁鐘又不可廢。於此無以處之。則此心雖發。而終不得施矣。然
見牛則此心已發。而不可遏。未見羊則其理未形。而無所妨。故此心雖發。而終不得施矣。然

全而無害。此所以為仁之術也。聲謂將死而哀鳴也。蓋人之於禽獸同生而異類。故用之也。禮而不忍之心。施於見聞之所及其所以必遠庖廚者。亦以預養是心而廣為仁之術也。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說音悅。忖。七本反。度。待洛反。夫我之動貌。王因孟子之言。而前日之心復萌。乃知此。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與平聲。為。不之為去聲。○復。白也。鈞。羽。至輕易舉也。秋毫之末。毛至秋而未銳。小而難見也。輿薪。以車載薪。大而難舉也。羽。鳥羽。一可也。今思以下。又孟子之言也。蓋天地之性。人為貴。故人之與人。又為同類。而相親。是以惻隱之發。則於民切。而於物緩。推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今王此心。能及物矣。則其保民而王。非不能也。但自不肯為耳。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大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大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語聲。為長者之命。折草木之枝。言不難也。是心固有。不待外求。擴而充之。在我而已。何難之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與平。老。以老事之也。吾老。謂我之父兄也。今之老。謂人之父兄也。幼。以幼畜之也。吾幼。謂我之子弟。人之幼。謂人之子弟。運於掌。言易也。詩大雅思齊之篇。刑。法也。寡妻。寡德之妻。謙辭也。御治也。不能推恩。則眾叛親離。故無以保妻子。蓋骨肉之親。本同一氣。又非但若人之同類而已。故古人必由親觀推之。然後及於仁民。又推其餘。然後及於愛物。皆由近以及遠。自易以及難。今王反之。則必有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之。度。故矣。故復推本而再問之。

之度待洛反。○權稱鍾也。度丈尺也。度之謂稱量之也。言物之輕重長短。人所難齊。必以權度之。而後可見。若心之應物。則其輕重長短之難齊。而不可不度。以本然之權度。又有心輕且短。失其當然之序。而不自知也。故上文既發其端。而於此請王度之。抑王與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與平聲。○抑發語。辭士戰士也。構結也。孟子以快也。然三事實非人心之所快。有甚於殺敵。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快於此者。心之正也。而必為此者。欲誘之也。欲之。輕誘者。獨在於是。是以其曰王之所大欲。心尚明於他。而獨暗於此。此其愛民之心。所以輕誘者。功不至於百姓也。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為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為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為是哉。曰否。吾不為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與平聲。為肥抑為豈為不為之為。皆去聲。便令皆平聲。辟。開廣也。朝。致其來朝也。秦楚。皆大國。莅。臨也。若如。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為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鄰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為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眾。弱固不可以敵彊。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鄰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甚與。間與之與平聲。○殆。蓋皆發語辭。鄰。小國。楚。大國。齊集有其一。言集合齊地。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朝。賈音古。愬與訴同。○行貨曰商。居貨曰賈。發政施仁。所以王天下之本也。近者悅。遠者來。則大小強弱非所論矣。蓋力求所欲。則所欲者反不可得。能反其本。則所欲者不求而章意同。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昏與曰。

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恆胡登反。辟與僻同。理政雖無不常產而有常心。民則不能然矣。罔猶羅網。欺其不見而取之也。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畜許六反。下同。輕猶易也。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治平聲。凡治義者平聲。爲已理之義者去聲。後皆放此。○勝足也。此所謂無常產而無常心者也。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產者又發政施仁之具下文說。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此言見前章。○陳之法也。趙氏曰。八口之家。次上農夫也。此王政之本。常生之道。故孟子爲齊梁之君各先王之道故也。故以制民之產告之。○此章言人君當黜霸功。行王道。而王道不被其澤者。不推其不忍之心以行不忍之政而已。齊王非無此心而奪於功利之私。不能擴充以行仁政。雖以孟子反覆曉告。情切如此。而蔽固已深。終不能悟。是可歎也。

孟子集注卷一

孟子集注卷二

梁惠王章句下 凡十
六章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見於之見音現下見於同語去聲下同好去聲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變色者正也曰王之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猶古之樂也今樂世俗之樂也古樂先王之樂也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眾樂樂孰樂曰不若與眾聞與之與下字音洛孰樂亦音洛獨樂不若與臣請為王言樂為去聲○此以下今王鼓樂於此百姓間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間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慶子六反頞音過夫音扶同樂之樂音洛○鐘鼓管籥皆樂器也舉屬不與民同樂謂獨樂其身疾首蹙頞也蹙聚也頞額也人憂戚則蹙其額極窮也羽旄旌而不恤其民使之窮困也今王鼓樂於此百姓間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間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病與之與平聲同樂之樂音洛○與民同樂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好樂而百姓同之則天下之民歸之矣以行仁政使民各得其所也○范氏曰戰國之時民窮財盡人君獨以南面之樂自奉其身孟子切於救民故因齊王之好樂開導其善心深勸其與民同樂而謂今樂猶古樂其實今樂古樂何可同也但與民同樂之意則無古今之異耳若必欲以禮樂治天下當如孔子之言必用韶舞必放鄭聲蓋孔子之言為邦之正道孟子之